

XIFANG XUESHU YICONG

人的问题

(美)约翰·杜威著 傅统先 邱椿译

JOHN DEWEY
PROBLEMS OF MEN

Philosophical Library

New York 1946

本书根据纽约哲学图书公司1946年英文版译出

封面装帧 孙宝堂 邹纪华

·西方学术译丛·

人 的 问 题

(美)约翰·杜威 著

傅统先 邱 椿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11.25 精页 2 字数 299,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4次印刷

印数 43,501—78,500

书号 2074·296 定价 2.40 元

西方学术译丛

出版絮语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社曾经翻译出版了近百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现在来看，其中一部分属于西方学术名著，反映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未失去它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决定从中选择一部分进行重印，编辑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奉献给广大读者。当然，这套书并不以此为限，我们还将继续移译国内尚未介绍过的西方重要学术著作，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构成一个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系列。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世界，在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出现学说纷呈、多维拓展和此消彼长的局面，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态势更引人注目，其中也不乏学术宏著巨篇。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将把它的翻译视点主要放在二十世纪。颇具真知灼见的著作，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各科的有益学说，都将成为我们选择和译介的对象。

编辑出版这套译丛，我们存有一个素朴的愿望：既为了扩大

读者的学术眼界，也为了促成国内学术界的创造。应该承认，西方学术著作，甚至是那些巨制，基本上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一样，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所以，当我们着手编辑《西方学术译丛》时，却在翘首盼望我国学术界结出累累硕果的季节的到来。

组织出版一套学术翻译丛书，是一项要求高、费力大的工程。尽管有人把当今世界看作“地球村”，但是生活在地球这一端的我们，要全面了解另一端世界的学术状况，依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为此，我们祈求海内外行家为这套丛书通信息、出主意、提建议，当然也欢迎给以批评与匡正。

一九八六年八月

前　　言

緊跟着這一前言之後的那篇序是特別為本書所寫，沒有在別處發表過。本書中其他各篇論文都是從它們原來所發表的期刊中轉錄重印的。其中的大部分，如目錄中所附的年份所顯示，都是發表於離現在相當近的時期。可是其中有一篇是在半個世紀以前發表的，先前也沒有重印過。自然，由於過了許多年，我在各種各樣哲學題材方面的立場有了某種改變。那些離現在最近的時期寫的文章，當然代表我現在的觀點。考慮到已過去的時間，那比較老的論文似乎值得重印，以作為我在我這間隔的五十年間的動向的一個先兆。

收入本書的少數論文是專門性的，以致表面看來並不是關於“人的問題”的。但也給了它們一個地位，因為它們代表了那種自我批評工作、清除工作的某些方面，如我在序文中所說，哲學如果要在當前條件下完成本當屬於它的任務，是需要做這種自我批評或清除工作的。

約翰·杜威

目 录

序：人的問題与哲学的现状 1

第一部分 民主与教育

一、民主信仰与教育(1944).....	16
二、今日世界中的民主与教育(1938).....	25
三、民主对教育的挑战(1937).....	36
四、民主与教育行政(1937).....	43
五、教师和他的世界(1935).....	54
六、关于文学院的問題(1944).....	65
七、方向的需要(1935).....	70
八、权威与对社会改变的抵抗(1936).....	74
九、自由与社会控制(1935, 1936)	89
十、自由主义的前途(1935).....	102

第二部分 人性与学术

一、对自由思想的挑战(1944).....	114
二、对科学的反抗(1945).....	129
三、科学与哲学之关系是教育的基础(1938).....	132
四、宗教、科学与哲学(1936)	136
五、什么是社会研究? (1938).....	146
六、人性改变嗎? (1938).....	150
七、在經驗中的自然(1940).....	157

第三部分 价值与思維

一、对道德进行科学的研究的逻辑条件.....	172
二、评价判断与直接性质(1943).....	205
三、再论评价是判断(1943).....	215
四、关于价值的几个問題(1944).....	226
五、“内在的善”的模糊性(1942).....	234
六、凭借自然与凭借艺术(1944).....	238
七、心灵是怎样被认知的? (1942).....	251
八、现代哲学的客观主义-主观主义(1941)	258
九、探究与情境的不确定性(1942).....	269
十、命題、証实的可断言性与真理(1941)	277

第四部分 关于思想家們

一、馬希与美国哲学(1941).....	300
二、威廉·詹姆士的哲学(1942).....	319
三、詹姆士心理学中消逝着的主体(1942).....	333
四、怀特海的哲学(1937).....	347

序

人的問題与哲学的现状

以从事于哲学的教学和写作者为会员的一个组织(美国哲学会)的一个委员会近来刊出一本报告书。该哲学会被邀请“担任检讨哲学的现状并研究其在战后世界中可能担负的任务。”这个邀请来自一个非专业的团体——洛克菲勒基金会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并为其所资助。这个事实即可证明上述主题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一般民众所关心的问题。这个暗示在关于交给该委员会的任务的明文规定中已表达出来了。该委员会被邀请去研究“哲学在社会的一个自由的和思惟的生活的发展上之功用。”它又被邀请去探讨“哲学在自由教育中的功用。”该报告书的名称是“哲学在美国教育中”。

这个书名表示该委员会曾局限其研究工作于交给它的两种任务中的更狭小的一种。除掉少数几处例外。该报告书的全文给人以这种印象。报告书的序言在提出“我们试图做什么？我们试想我们走向哪里去？”等问题以后，接着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并无由权威承认的并可由适当代言人予以宣扬的一套学说叫做‘哲学’。我们有各色各样的哲学和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正是在交给我们的那些论点上，有不同的哲学意见。”该委员会在这种坦白的承认上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在哲学家圈子外面的人们看起来，我相信我打重点的那句话比较全部报告书中所说的其余的话都更能显示哲学的现状和任务。

这是一句很强调的话。说这句很强调的话的理由是：使委员会不能研究交给它的两种任务中的更重要的一种的内部分歧，是使民

众分歧的紛乱和冲突的在理智形式上的反映。我們在譴責哲学家們未能获致共同意見以前，应回忆：在世界的现状中，他們的获致共同意見將积极証明哲学是如此專門的，以致与实际生活的問題和論点完全脫节。

所以我建議从人生关系上去討論哲学的现状。在专业哲学家的圈子里，在学术机关的哲学的教学中，构成种种思想体系和主义的結論上的那些差异自有其地位。但在民众看起来，这些差异比較哲学家們正試圖做什么并能够做什么等問題，是更不重要的。民众的兴趣集中在这些問題上，例如哲学的特殊目标和职务是什么？哲学和构成今日人的問題的那些事务和論点是怎样联系着的？

(一)

在討論的开始，可指出一个事实：目前确有一种哲学自称有“由权威承认的一套學說”并有“适当的可信任的代言人”去宣扬其內容。在报告书中，这派哲学的代表沒有占得地位的这一事实即表明在目前生活中有很深的裂痕。因为那种哲学是自称有神圣的起源、支持和指导的一种制度之哲学。它的學說是被认为有权威的，因为它渊源于超自然的启示。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着的各种哲学明白提出一个观点。依照这个观点，哲学的學說应以脱离超自然的启示而独立的根据陈述之，并且它們不需要任何特殊制度，作为其机关。超自然的和神学的哲学是在中世紀形成的。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着的各种哲学是在脱离或反抗那些支配旧哲学的陈述的种种态度和兴趣的方式中形成的。

在大体上說，在哲学內部的这个分歧代表着现在生活中新旧因素間的分裂，代表超自然的和所謂世俗的二者之間的分裂。这种分裂所表现的种种状况，于一个多世代以前，曾导致馬修·安諾德 (Matthew Arnold) 說那时代的人

正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間，一个世界已經死亡，而另一个世界尚无力誕生。

不过在陈述哲学的现状时必须注意到：关于哲学的目的和任务，在神学的哲学和有些世俗的哲学之间，基本上没有相同的意见。但是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着的各种哲学的学說，主要地、虽然不是絕對地坚持这种意见：哲学的首要目标在获得关于存在或“实在”的知識，这种知識比較“個別的”科学所用的工具和方法得来的知識是更广泛、更基本、更終极的。依照这种见解，科学(除掉其中的数学)是研究现世的、变化的、偶然的事物；而哲学的目标則在获得关于永恒的、內在的、必然的事物之知識，这种知識是如此首要的和如此終极的，只有它能給予更低形式的認識对于真理所作出的要求以可靠的支持。

在这里的重要之点，不是誰对誰錯的問題，而是一个深沉的分裂之事実。由“近代的”对旧实践和旧学說的脱离和反抗所引起的生活上的分裂是如此广泛的，以致沒有事物不受其影响。在政治上，它表现在一切国家内导致政教分离的种种运动之中。工商业的发展使变动性代替了为过去一度风行的习俗所控制的比較靜止的状况。工商业的发展引进了种种兴趣和享乐，去和中世紀宗教控制时期所认为至高无上的那些兴趣和享乐进行竞争。关于自然和历史的知識，新研究方法的兴起，猛烈地搖撼了神学的哲学所贊同的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基础。在神学和科学、人間和天堂、世俗兴趣和永恒兴趣之間的分裂曾引起种种特殊的区分。这些区分在“二元論”的形式之下，决定了所謂“近代的”哲学的主要問題。

不过，关于这些近代的哲学的最可惊异的事实是：在一方面它們表现曾深受中世紀后的政治上、工业上和科学上种种运动的影响，而在另一方面又不放弃陈旧的、古典的见解，仍认为哲学的主要职务在追求比科学所揭露的事实更基本的和更終极的一种实在。其結果发生关于認識器官的种种爭論，而形成过去几世紀以来哲学上的种种主义。因为有些哲学家认为哲学的目标和职务在于研究那在种种构成科学的正确认識的題材的背后的和更高的实在，所以“知識的可能性”，在認識活动发生前所建立的認識条件等，便成为哲学的主要“問題”。实际知識越增加，互相冲突的种种哲学越忙于供給“知識的基

础”，而并不利用已知的东西去指导哲学，以发现和完成自己的任务。哲学在最初因以获得其名称的追求智慧的工作，逐渐退居于幕后。因为智慧与知识不同，智慧是应用已知的去明智地指导人生事务之能力。哲学现在所处的困境之原因是：有用的知识越增加，哲学则越忙于完成其与人生无关的任务。

目前有些实际問題对于人生的关系是如此深切的，以致成为道德的論点。这些問題在范围上扩大了，在强度上加深了。它們在实际上涵盖着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涵盖着家庭的、工业的、政治的生活。但是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哲学多半使这些問題退居于比較所謂知識問題更次要的和从属的地位。同时，实际知識和发明上与技术上的科学的应用又增进得如此迅速，以致所謂知識的基础和可能性的問題变为遙远的专业性的事务。忽略迫切的論点和过分重视对人生事务无关系的論点的結果是：哲学逐渐为一般民众所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反过来又成为规定哲学在世界中的任务的一个决定因素。

如果哲学不管科学和重要人生事务上的变化情况，继续忙于研究知識的条件問題而忽略知識的后果这个重要問題，那末，哲学能做什么呢？其实，哲学应有系統地研究科学的結果，应研究科学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状况，应研究科学方法为什么只能通过那些不容許科学的研究应用于其上的社会制度去影响生活情况，应研究若容許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之上，科学的效果可能是什么。这种研究才可能希望在社会中的自由的、經過考驗的、有事实基础的种种态度的培养上，起着某种作用，完成某种任务。

(二)

在目前情况下，科学方法有效地决定大众生活的具体的經濟状况。但科学方法并未曾被利用去自由地和有系統地决定实际状况所服务的道德的、人道的目标，决定目标和价值的实况。于是把更重要的事物让給习惯、成见、阶级利益和体现在制度中的传统等去决定，

其結果則多半為那些掌握和運用更高權力者所規定。在這些情況之下，哲學中一個新近的運動值得特別注意。這個運動保存哲學職務在追求實在的看法，認為追求的線索是主要地依靠數學或類似數學符號，但完全拒絕哲學的追求智慧的那一方面的任務。它從近代哲學的忽視政治的和道德的題旨，一變而為有系統地否認研究這些題旨的可能性。它認為最重要的人生實際事務是價值和估價作用的事務，所以它們在本質上不可能受理智的裁判；不可能用理性的根據予以辯明或譴責。這個運動在最強調的形式下保存古希臘的概念，根據這個概念，“理論”在本質上是高於實際事務的任何形式的，與實在的永恆性相反，實際事務是變動起伏的事務。但是這個運動比較古典學說更進一步。古典學說認為實際事務是更低級的知識之材料。現在的運動則認為那些牽涉到“內在的”價值或“目標本身”的道德事務是完全在任何知識的範圍之外的。

現代思潮的這個學派的一個卓越的哲學家曾經說過：“人們的行動，在無數重要方面，依賴於其關於世界和人生，關於善和惡的理論。”但他也說，人們關於“什麼是善惡”的看法是完全地單純的好惡之事務。好惡是如此完全地私有的和個人的，或用哲學的詞語來說，是如此“主觀的”，以致不可能用“客觀的”根據予以判斷。因為好惡存在於不能接近的私秘性中，好惡不能為知識所改變。“外在的”或“工具的”價值，可由理性予以估價。因為它們僅是工具，不是真正目標。作為工具，它們的效能可為那些經得起科學檢查的方法所決定。但其所服務的“目標”（真正的目標）僅是團體、階級、派別、種族的非理性的好惡之事務。

依照這種看法，關於全世界人們的種種機會和其比較不利的地位，關於其幸福和災禍，關於其參預“無數方面的善惡”的種類和程度等之實際的或具體的狀況，現在是為單純的工具事務所決定的。並且這些事務對於其最後產生的結果是完全地武斷的和不負責任的，雖然全人類都珍視這些結果。如果人們生活具體狀況的控制按照現在的速度繼續增進，而其產生的後果則讓個人的好惡去決定，而個

人的好惡則讓非理性的習慣、制度，與強弱懸殊的階級權力的分配去決定，那末，地球上人類的可能的命运是什么呢？不管這個學派關於最後的實在之“理論的”見解是如何專門深奧的，其學說的這一部分的或真或假，確是為一般民眾所關心的。

如果大家接受這種哲學，“使科學延期執行其職務”的運動將大大地增強。因為依照這種哲學的看法，從科學得來的價值是“工具”，僅僅是工具而已。依照這種哲學的看法，原子分裂時發出的能力用於毀滅人類和用於發展使生活更安全和更富裕的和平工業，毫無可供理智運用和考驗的差別。這個事實不能證明這種學說是錯誤的。但它確使我們有理由去嚴肅考慮這種學說所依據的論証。無論如何，價值和估價問題近來已是突出在前列的問題。在未來的若干時期中，這裡提出的挑戰將使它成為中心的論點。

同時，這種哲學既可能日漸風行，它將機械地促進超自然的神學的哲學之發展。因為神學的哲學也認為終極的目標是在人類的發現和判斷的範圍之外的。但它又主張上蒼的啟示已給予完全充足的補救。在目前紛擾的時代中，否認有足以決定善惡判斷的自然的和人類的方法的一種哲學，將有利於某些人。這些人自稱有準確地達到終極目標的超人的和超自然的方法，並自稱有實際的工具，足以保證那些接受其所宣揚的真理的人們獲得最後的善。

(三)

哲學的現狀的另一方面亦值得注意。這種哲學否定上述運動所肯定的，而肯定後者所否定的。它完全反對哲學傳統的那一部分學說，這個傳統認為追求更高的實在決定哲學應研究的工作。它肯定哲學的目標和任務跟古代哲學傳統的所謂追求智慧的職務是完全相同的；所謂追求智慧，即是追求那些能指導我們集體活動的目標和價值。它認為進行這種追求的手段，不是掌握永恆的和普遍的實在，而是應用科學方法和最好的科學知識之結論。它主張關於這種應用上的現存的種種限制應予以廢除，其方法是把那應用在物理和生物現

象上的科学的考驗知識的方法，推广应用到社会的和人生的事务上去。这种运动，在其各种情况下，常被称为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工具主义。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些名称，而是其关于哲学研究的特殊目标和任务与其完成方法等所持有的观念。

有人批評这种哲学对于科学予以儿童般的信任，殊不知它认为科学本身的发展即仍然在婴儿时期。它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未开始达到其成熟时期。它认为只有当科学方法的应用被推广到一切人生事务的一切方面上的时候，它才能达到成熟时期。它认为现时許多可补救的禍害，都由于科学的研究和考驗方法的不平衡的和片面的应用。它认为哲学的现在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由上述情况引起的种种論点和問題，并提供关于实现社会改革的方法的种种广泛的假說。

关于哲学目标和任务的这种看法，根本改变了哲学工作上常用的字眼如广泛性和終极性等之意义。这些字眼失却其当哲学被认为是获得比科学知識更高的关于“实在”的知識之努力时所有的意义。在足以产生幸福与灾祸的人生事务的处理中，有些論点，于某一特定时地內，在地位上是如此中心的，如此富有战略性的，以致其急迫性在实践上配称为終极的和广泛的。这些論点要求能給予的最有系統的思辨的注意。把这种注意称之为哲学或給予其他名称，这是比較不重要的。对于人生最重要的，是給予这些論点以注意，并借助于研究上现有的最好的、經過考驗的种种資源去予以注意。

上述的关于参考时地的話应能說明关于哲学任务的这种看法并不同于以哲学問題是“永恒的”的看法。相反的，它认为以哲学問題是永恒的那种看法是会起阻碍作用的，其主要功用在于維护那不断重提旧論点的习惯；这些論点在其原来的社会情况中是合时宜的，但现在已不是急迫的論点，而只有历史研究的观点上之价值。历史研究的观点在哲学上，如同在其他人生范围内，是重要的。但若让它独占哲学的活动，它将窒息哲学的生命。把永恒性作为逃避人生所經過的时代之避难所，这可能提供一种安慰。但不应把情感和安慰与

理解和識見等同起来。亦不应把前者和后者所能提供的指导等同起来。

还有人批評这种运动促进“相对主义”，意即否定标准而促进紛乱。的确，这个运动认为：因为哲学的問題和論点不是永恒的，所以它們应联系于当时当地的急迫的事务。如果“哲学的状况”是指现在的状况，它当然牵涉到现在的論点。如同用草人吓走禽鳥一样，人們用“相对性”这个詞去吓走哲学家，使其不敢攻击“絕對主义”。在全部历史中，每一阶级利益常自称拥有絕對性，以維护其自身，使免于受檢討。社会的狂热主义，不管是左派的或是右派的，都逃避在絕對的、不容許怀疑与研討的原則的堡垒之中。絕對的东西是被隔离的东西；被隔离的东西不能根据其可能考查的种种关系去加以判断。这个运动所特有的“相对性”是一切科学研究所特有的相对性。因为科学研究亦认为其有功效的“标准”是由事物的实际关系提供的；当这些关系被概括化时，则給它們以“时空”的名称。

对时空关系的依赖性是科学研究所赢得的一切胜利之特征。假定这些胜利只导向特殊事实，那是一种愚蠢的想法。相反的，它們不断走向普遍原則，如果这些概括化牵涉到日见广泛的种种关系而并不沉沒在文字的空虛性中。那个把正确研究的方法和結論作为工具去考查那些控制人类习惯、制度和努力的价值之哲学亦是如此的。只要时空关系对于此时此地的急迫論点是有关联的，时空关系的范围不管如何广泛或悠久，都应予以研究。隔离和局限事物的，不是“相对性”而是絕對主义。絕對主义攻击和諷刺相对性的基本原因在于：寻求事变的关系是摧毁各种絕對主义在各处获得的免于受考查的特权地位之最可靠的方法。

(四)

上面所說的話需要說明。这个哲学的运动提出些什么特殊問題和論点去代替那些目前无关宏旨的、足以阻止哲学完成其在现在世界中可能完成的任务之問題和論点呢？如果我說，哲学至少应清除

其自己的园地，我好象是从人生問題和論点退避到专业哲学的技术事务中去。情形确是如此的，如果在哲学的学說中，需要被清除的事物在人生情况中不是会起阻碍作用的和歪曲的。这里是一个突出的例証。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心物区分論，把所謂观念的和精神的抬高到存在的頂点，而把所謂物质的和世俗的东西則降压到最低的地位，这种理論是階級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区分之反映。奴隶和工匠（他們比較奴隶并无更多的政治自由）从事于物质的生产，即良好生活的資料之生产，但他們却不能分享这良好生活。自由的公民不需要从事于这些卑賤的活动。于是把理性的、理論的知識和低級的、卑賤的、例行的实际知識区分开来，把观念的和物质的区分开来，这是当然的結果。

我們已擺脫了完全的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但目前的生活情况仍保存着低級的、卑賤的活动和自由的、观念的活动之区分。有些教育工作者认为当他們坚持着所謂自由的学科和所謂机械的、实用的学科之內在区别时，他們完成了一个任务。从这种区别发展出来的，有伟大影响的經濟理論常被用以証明把經濟的、商业的、財政的事务和政治的、道德的事务隔离开来是正当的办法。关心现状的哲学所要完成一个艰难的任务，就是要清除那些証明这种区分是正当的理論，要清除那些阻碍我們形成使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应用）能完成比现在更人道的和更自由的任务的措施和政策之理論。

现在哲学可能研究的論点和問題的这个例証复暗示着另一个問題，它是如此密切联系着的，其实即是同一問題的另一形式。在专业哲学家圈子內外流行着的，关于內在的終極的价值和外在的工具的价值的区别論，是工具和目标的分离的理智上的陈述。哲学的“二元論”的这个形式是科学、技术、民主主义发展前的社会情况投射在现代哲学中的暗影，它是如此阻碍进步的，自应全部予以清除。如果哲学家們要起着积极作用，使我們现有的科学和技术的潜在資源能完成人生中真正自由的任务，他們在这里又有一个艰难的和細致的任务。

因此，关于和所謂工具的目标截然不同的本身的目标之整个观念，代表着更早期的社会情况之残余。在理論方面，这是在科学于处处以关联性代替了絕對性以后，而仍然保持絕對性的一个显著的事例。这个观念仍然保有其残留的力量，因此有許多自命为特殊现代的和被解放了的哲学——例如在上面描述过的那种哲学——都全部保留这个观念，认为确有种种是目标而不是工具的事物。只要放弃这个观念，便沒有任何理由再說道德的目标异于技术的目标，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用“客观的”事实来决定的。根据民主精神去打破“更高的”和“更低的”确定区别之运动，在哲学中仍应取得其进展。

关于价值事物的討論导引到那希望在现在世界中起作用的哲学所应做的工作之另一事例。使价值完全超越有根据的判断的理由之一是：价值确有其主观性。学哲学者都知道主观的和客观的二元論在近代哲学中占着怎样重要的地位。当近代科学最初发展的时候，这种二元論确有点用处。科学要和許多敌人作战。它采取一种策略，把一个认识的心灵或自我的“內在的”权威树立起来，去对抗习惯和制度的“外在的”权威。当科学的实际发展已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并非与自然对抗的时候，而仍然保持主观和客观的分离，这确是关于一切社会事务的明智討論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哲学上全心全意地承认现在无理由把事变分为主观的和客观的这一事实，是哲学要在促进社会事务的研究上起一定作用的先决条件。

上面討論的事物是哲学现在應該做的一个艰难的和对于我们中間許多人都不愉快的工作之若干例証。这个工作要通过最正确的和批判的思想去清除那些过时的态度，这些态度阻碍那些从事于哲学思考者抓住现有的机会。这是在哲学现状中应承担的工作的批判的或消极的方面。但它不仅仅是消极的。它亦是哲学能够做和應該做的工作的积极的和建設的一方面。哲学本身不能独自解决现在世界中的冲突或消除其混乱。

只有全世界联合起来的成員，在合作的行动中，才能做这个工作——建立和平条件的工作便是显著的例証。但是需要理智的工具